

普罗塔哥拉与雅典修辞术的开端^①

胡传胜^{1,2}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修辞术是与雅典政治相关联的公民的技艺。作为第一代智者的最重要人物,普罗塔哥拉开启了修辞术教育,阐发了修辞术的重要假定,即反对的话语与强弱逻辑各斯;他的相对主义与他的修辞术实践相关,是在分析与吸收希腊早期思想运动的基础上,对变化了的希腊社会生活的回应。

关键词:普罗塔哥拉;修辞术;雅典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163-06

一 修辞术教育:积极公民的培育

西方语境中的修辞术与中文语境中的修辞术不同。希腊文中,修辞术(Rhetorika)由Rhetor(演说者)和ike(技艺)两部分构成,意思是“演说家的技艺”,而“演说家”又特指在雅典的公民大会、法庭上反驳对手、为自己主张辩护的人,因此在希腊文中与“政治家”意思相同^①。在雅典,成为政治家,必须能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与法庭上提出并证明动议,而学习修辞术,几乎是把自己培养成政治家的必由之路。与中文的修辞术属于文学技巧不同,希腊人把修辞术主要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或公共事务中的事情^②。

智者运动、修辞术的兴盛与雅典民主制度的确立是相一致的。在希腊语境中,作为在公共生活中寻求卓越的实践,修辞术有着漫长的历史。奥德修斯、阿基琉斯、阿加门农等既是战勇,也是演说家。他们不仅说出字句,讲出道理,也说出韵律。追求言语表达的优胜,因此成为希腊贵族教育的特点。语言表达的技艺就像体育、格斗的技艺一样,是贵族的技艺,也总是在竞争或竞赛(agōn)中体现与提高。这体现出希腊的教养^③。

就一般情况而言,随着公元前5世纪的改革,

民主政治在雅典得以确立,修辞术便成为一般公民进入公共生活、在政治上表现出众的准备。在议事会、公民大会上陈述意见,反驳对手,虽然是少数政治家的特点,但从原则上,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登台讲话。“民主化的法庭大量涌现,使得存在于传统神话体系中的那种城邦的社会结构与诸神的统治和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荡然无存。”^④要理解辩论和参加辩论,不仅要听懂讲话者的意思,还要听懂讲话的先后顺序、讲话的组成部分,熟悉讲话者证明与反驳中对情绪调动甚至肢体语言的运用。因而,民主政治催生了修辞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参加公民大会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不投身公共生活的人,在伯里克利看来,只是一个idiot(无用的人)^⑤。“为促进司法公平(dikasteria),厄菲阿斯特将那些凌驾于城邦之上的、对国家的监护权,从战神山议事会收回,又以某种必要的方式,将其分散于议事会、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称雅典为一种民主的制度。在雅典民主时期,虽然那些上层贵族垄断着军队的统帅权,但所有行政长官行使权力的行为不再仅是对少数上层人物负责,而是要面对将自己推选到所在位置的那些选民,……

① 收稿日期:2018-06-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SS009)

作者简介:胡传胜(1962-),男,江苏泗阳人,博士,教授,研究员,《学海》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

① 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4.

② Yunis, Harvey. *Taming Democracy: the Mode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Jaeger, Wern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④ Garner, Richard. *Law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Athe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43.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即作为整体的民众。”^①

智者与雅典民主的关联在于,部分智者通过修辞术教育参与民主实践,也为民主制度提供辩护。“在实践层面,智术师的世俗理论和高度完善的散文形式,与神话-诗歌传统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精英主义出现了断裂。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普罗塔哥拉都不愧为推进民主制的急先锋。”^②柏拉图《普罗塔哥拉》中普罗塔哥拉的“长篇演说”,便是教育与民主的关系的证明。在这篇对话中,普罗塔哥拉与苏格拉底讨论的主要问题便是美德或政治智慧,以及公正人格的培育等等,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达成。

一般认为,在希腊世界,西西里岛(希腊人的殖民地)的科拉克斯(Corax)和蒂西阿斯(Tisias)发明了修辞术^③。但是显然,正是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33年左右的雅典之行,才使得修辞术——公共演说的技艺——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景观。前面说过,希腊的民主制度催生了演说术,从阿伯德拉(普罗塔哥拉)和西西里(高尔吉亚)两个方向向雅典集聚的智者,通过收费课程,把修辞术变成雅典公民的技艺。普罗塔哥拉最重要的影响,便是在雅典传授修辞术。正如格思里所说:普罗塔哥拉“作为政治和道德思想家获得声望;他不支持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不试图进行政治改革,不为自己寻求权力,而仅仅通过讲座、演说和作为专业的劝说者和教育者而使别人在其私人的与政治的生涯中变得更好与更成功。对于一个处于城邦边缘的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④。修辞术教学的内容是训练学员的说服力技艺,训练他们为案件双方进行论证,也包括“研究和批评诗人,分析和批评流行的演说形式”^⑤。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记录(或不如说虚构)的是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其关键词是教育、演说和好公民。在家庭(私人领域)管理和公共生活中都表现卓越的人,就是好公民。在这篇对话中,普罗塔哥拉自称为“智者”(sophist),

从事教育活动,教育雅典年轻人从政所需的能力—德性(arete)。他和其他智者一样,不讳言这种教育活动应该被支付;他在招生的时候,公开推销、吹嘘自己:

“苏格拉底:当别人掩盖自己这个职业时,你却公开向全希腊推销你自己,自称为智者,标榜自己是传授德性(arete)的教师,认为教师值得因教授活动而被支付。”^⑥

关于普罗塔哥拉的自夸,从这一段可以略见一斑:

“普罗塔哥拉(对希波克拉底):年轻人,你若跟我学习,这将是回报:你一天到我这里来,就会有一天的收获;第二天到我这里来就会有第二天的收获。每一天你都会变得更好。”^⑦

除了自夸以外,普罗塔哥拉通过诋毁别的智者来为自己招揽生源。

“普罗塔哥拉:你知道,有的智者是在毁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从各种专业知识中逃脱出来,那些智者却抓住他们,违背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扔到别的专业里去,教他们算术、天文、几何还有音乐(这时普罗塔哥拉目光犀利地看了希庇阿斯一眼),可如果他们到我这里,便会学到他们真正想学的东西。那就是:对家庭事务有好的判断力(euboulia),所以能够很好地管理好自己的私人事务;对于政治事务有最好的判断力,所以在城邦事务中能够在行动和言说方面都最有能力。

苏格拉底:你说什么?我觉得你的意思是政治的技艺(political techne)。你承诺把人变成好的公民。

普罗塔哥拉:非常准确。”^⑧

对于普罗塔哥拉的教学内容或目的,这是一

①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Law,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23.

②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170.

③Kennedy, George A.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p.21-22.

④Guthrie, W.K. *C.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3, Part1: The Soph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3, Part 1, pp. 266-267.

⑤Guthrie, W.K. *C.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3, Part1: The Soph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3, Part 1, p, 267.

⑥柏拉图:《普罗塔哥拉》,348e6-349a4(柏拉图的著作引自 Plato, *Complete Works*, ed. Cooper, John M.,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7, 下同)。

⑦柏拉图:《普罗塔哥拉》,318a6-9。

⑧柏拉图:《普罗塔哥拉》,318d7-319a7。

段非常重要的记录。普罗塔哥拉在教育、美德(或不如说技能)与演说(修辞)之间,建立了关联。通过教育,人可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获得成功,或变得卓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德是可以传授的。但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获得成功的重要表现,就是能够说服别人,特别是在议事会、法庭等公共决策场合,通过包括辩论、质询在内的公共演说,使自己的建议获得同意。教育、美德与演说之间存在关联,这不仅是普罗塔哥拉的看法,也是智者的看法,甚至也是希腊人或古典时代希腊人的一般看法。修辞术(演说术)是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活中公民的技艺,也可以说是成为积极公民的必要素质。这便是为什么它成为古希腊教育四大科目的原因之一。可见,普罗塔哥拉和智者传授的是实践的知识,而不是系统化或门类化的知识;确切地说,他们传授的并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知识(episteme),而是技能(technei),也就是通过训练使学习者具有良好判断力(euboulia)。这里的关键词 euboulia 值得分析。Euboulia (eu+boulia) 字面意思是“好的建议、合理的判断”。雅典议事会(Boul)的字源是向老人咨询、听取建议。Euboulia 便拥有协商、慎思的意思。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获得成功,需要拥有良好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教育培育的,并且要在行动与口才方面表现出来。拥有这三者,便是拥有政治的美德(arete)。^①

二 反对话语与强弱逻辑斯:修辞术的根本规则

普罗塔哥拉著有《反对话语》(antilogiae;字面的意思是“相互反对的逻辑”,可以引申为“相互反对的话语”、“相互反对的论证”等等)。不同的话语(逻辑)具有相互反对的特征,这是人类交往特别是公共问题辩论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把这种现象突出出来,构成普罗塔哥拉与智者学派的重要贡献。既然话语具有相互反对的特征,那么

在话语竞争中使弱的话语变成强的话语,即发现并强化某一种话语的竞争优势,便是辩论或修辞术教育的重要目标。普罗塔哥拉的职业是传授修辞术,让学习或实践者意识到人类话语的相互反对的特质,通过反复训练使自己的论证变强、使别人或反方的论证变弱,便是这种教育的核心内容。可见在普罗塔哥拉那里,“反对话语”与“强弱逻辑斯”学说是相互关联的。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被指控为教授强弱逻辑斯的人。这种指控显然受阿里斯托芬的影响。^②实际上终其一生,苏格拉底都在与这种理论及其运用论战。不过,试图将自己的话语变得更强,试图削弱对方的话语优势,是存在于任何论辩过程中的。

普罗塔哥拉论反对话语与强弱逻辑斯的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称“让较弱(hetton)的逻辑斯变得较强(kreitton)”,是智者的核心主张^③。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塞涅卡说:“普罗塔哥拉宣称,从问题正反两方的任何一方面切入,我们都可以成功地予以论证。”^④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说,双重逻辑斯学说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不过的了:“遵照普罗塔哥拉的说法,希腊人认为每一个论题(panti logoi)都有其相对应的反论题。”^⑤

双重逻辑斯(dissoi-logoi)可以视为anti-logoi的特例,受到普罗塔哥拉的特别注意。双重逻辑斯的表述是:“Kai pretos ephe duo logois einai peri pantos pragmatos antikeimevous allelois.”^⑥意思是:对于每一件事物(pantos pragmatos),都存在着相互反对的两种话语。这里的主要概念是事物(pragmatos)、逻辑斯(logois)、两个(duo)。根据语境,这句话可以做不同的理解:对于任何事物(实在、事情、事态、议题、问题、话题)等等,都存在两种话语(叙述、论证、证明、逻辑等等)。夏帕称这句话的关键是对事态的描述,因此他认为仅仅从严格的“修辞术”的角度理解,会使其内容的

^①关于 euboulia, 也见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柯伦理学》6.9.1142b6; euboulia 既与私人事务, 也与公共事务有关,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520e。当代学者的分析, Schofield, M. “Euboulia in the Iliad”, *Classical Quarterly*, 1986, 36, pp.6-31; 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184; Ziloli, Ugo, *Protagora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sm: Plato's Subtlest Enem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94-96.

^②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讽刺, 就是苏格拉底自许可以将弱的论证变成强的论证。他的两个逻辑斯的对驳, 以及斯瑞斯阿德与苏格拉底的围绕“赖帐”的对话, 都是发现强逻辑斯的例证。

^③亚里士多德:《修辞术》2.24, 1402a23。

^④Seneca. *Epistles* 88.43, trans. Richard Gumme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375.

^⑤Clement. *Miscellanies*, VI 65, in Rosamond Kent Sprague ed. *The Older Sophists*,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13.

^⑥Laertius, Diogene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9.51, Trans. R. D. Hic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pp.463-465.

哲学含义大打折扣^①。但是这句话从希腊文化,从智者实践的发生学而言,显然重点在双重论证或双重逻辑斯。

自从智者特别是普罗塔哥拉提出反对话语与双重逻辑斯以后,在整个古代西方,围绕着这种观念,就存在长远的争论。在柏拉图《斐德诺》中,苏格拉底称智者传授的是这样一种技艺,“它在面对同一批人论及同一事物时,随意地一会儿将其表述为正义,一会儿将其表述为非正义”;“智者在面对公众时,就同一事件时而赞成,时而批评。”^②这两句话中第一句无疑是曲解。说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论题,可能有不同的话语,是一回事;说对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论题,某人一会持这种观点,一会儿持另一种观点,却是另外一回事。同一个事件、行为可能存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描述与评论,这在雅典的政策辩论与法庭辩论中,是最常见的现象。在法庭辩论中,起诉人和辩护人立场相反,体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特征。实际上,公共辩论、道德推理中具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特性,是对人类话语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对人类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发现。后一句话则应该这样理解:虽然在辩论中,一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从中立的、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同一个行为,的确是既可以这样辩护,又可以那样辩护的。对于控辩双方或某项政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的证据;在必要时,站在对方,或自己相反的立场考虑问题,即设想对方如何反驳并因而制定回应方案,这也是修辞术训练的常规内容。可见反对话语是对希腊政治与法庭辩论基本实践的概括。

相比之下,当代学者对双重逻辑斯与反对话语的理解要客观和准确一些。克费尔德认为,反对的话语或逻辑,是理解智者运动的真实本质的关键;反对的含义是:“用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相对立,发现或关注这种对立如何呈现在某一个论证或事态之中。”^③夏帕认为,智者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之争,其实是修辞术与哲学之争:“当面对X是P”和“X是非P”的逻辑(话语)冲突时,普罗塔哥拉将两者的区别分别表述为“‘对Y而言,X是P’和‘对Z

而言,X是非P’。经过了至少五十年思维分析的发展和前人对神话—诗歌词汇与句型的修证,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在表述同一问题时便抛弃了矛盾冲突的谓词和相关的语境,以便能寻找到X的不变本质。于是,同一问题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便成了‘什么是X’”^④。

概括而言,普罗塔哥拉的“反对话语”与“强弱逻辑斯”学说的核心主张是,任何一种主张都有反对的主张,都可以得到证明;任何一个立场都有反对立场,都可以得到证明。这是围绕集体决策与法庭判决的公共辩论的根本特性,也可以说是修辞术(演说术)的根本命题。这种特性在从古到今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塔哥拉奠定了修辞术—演说术的根本法则,也是从古到今公共辩论、意识形态争论的根本规则。任何一个立场都有相反的立场;可以就任何立场进行演说;任何立场都是可以论证(也是可以反驳)的。因此,在公共演说中,应该清楚自己的立场,使自己的立场由弱变强。

三 相对主义:修辞术的知识基础

在西方思想史上,普罗塔哥拉有多种标签,如智者(旧译作“诡辩论者”)、修辞术教师、相对主义者。其中“相对主义最早代表”的标签可能是最知名的。正如齐柳利(Zilioli)所说,在哲学史上,有许多种相对主义,知识论的、伦理的、审美的、感觉的等等,哲学史对相对主义的讨论基本上是贴上标签以后的情绪反应^⑤。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哲学史特别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史叙述中,只要指出某位哲学家是个相对主义者,似乎就完成了对他的驳斥,这位哲学家也就失去了信誉。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和后现代思潮的激荡,在当代思想界,相对主义逐渐受到平和对待。

在普罗塔哥拉那里,相对主义有若干种表述,似乎对应于现代哲学的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但只有在修辞术的意义上,普罗塔哥拉式的相对主义才是根本的。修辞术或公共辩论,才是普罗塔哥拉式相对主义的发源地。卡恩(Khan)认为,人是尺度残篇、双重逻辑斯和强弱逻辑斯残篇,形成了

①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90.对各种翻译和解释的评论,见该书 pp.90-100。

②柏拉图:《斐德诺》261c-d。参见《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对卡利克勒的评论。卡利克勒知名度稍微小一点,但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与心理有准确表达。他的名言便是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

③Kerferd, G. B. *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62-63.

④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166.也见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⑤Zilioli, Ugo. *Protagora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sm: Plato's Subtlest Enem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p.8-9.

对应与共鸣,这是非常准确的^①。

普罗塔哥拉最知名的命题是“人是尺度”(anthropos metron)的命题。“人是万物(panton chrematon,任何事物、任一事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其不存在的尺度。”^②在这里,“人”(anthropos)是单数,可以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个体,因此它并不是在抽象和集合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事物”(chrematon)既可以指一般事物、事项、状况,也可以指货物、财物;“尺度”(metron)则既有标准,又有衡量、估价的意思。由于普罗塔哥拉更关注公共事务或公共话语,又由于知识论(典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产物)并没有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本身也没有出现在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中),因此这句话的背景并不是知识论。普罗塔哥拉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处在什么关系、什么情景、什么事态中,处在情境中的那个具体的个人,才是这种关系、情景、事态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关键是发挥自己的“衡量”过程;事物及其性质、价值,总是相对于某个人。这可能才是普罗塔哥拉这句被争论了两千多年的名言的确切含义。夏帕说这句话带有一定的煽动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这样,我们便可以很好理解1969年发现的普罗塔哥拉残篇:“对于存在(einai)的诸事物而言,存在就是他们被感知(phainestai)。我坐在这儿,这对你清楚的,因为你在场;然而,对于不在场的人,我坐在这儿,他并不清楚;因此,我是坐在这,还是没坐在这,这并不清楚。”^④虽然哲学史讨论一般认为普罗塔哥拉的“人是尺度”的命题是对巴门尼德的“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命题的回应,但是普鲁塔克记载的普罗塔哥拉和伯里克利标枪讨论中的参照系说,才是“存在残篇”的确切理解。标枪扎到人,医生关注的是标枪,法官关注的是投标枪的人,而行政官员关注的是运动场地的管理者。相对于不同的人,事物、事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⑤。

强调参照系,事物的性质或评价总是相对于某个具体的人的观点,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中也有记述:

[普罗塔哥拉说]“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包括食物、饮料、药品以及很多其他的東西——其中一些对人是有害的,但另一些又是有益的,其中还有一些就人而言既无害又无益,但对马来说却或有害或有益,另外还有一些仅对牛羊或狗才是有害或有益。有的东西对动物毫无影响,但对树木却影响极大;有的对树的根部有好处,但对幼苗却有极大的危害……所谓‘好’的形式如此多样、各不相同,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同一种东西外用有益,而内服则可能致命。因此,所有的医生都叮嘱在准备病人的食物时,除极少量的油外,禁止使用过多的食油,少量的标准也仅以能压住食物和调料可能产生的异味为标准。”^⑥

相对性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可以说,相对主义之所以成为后世所说的“主义”,是将相对性作为考察世界、考察人与世界的关联的根本出发点。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相对性原理是前面所讨论的反对话语、双重逻辑理论的基础。

当相对性(某物只有相对于某某人或某某物,才显示出某某特点)用于自然现象和感觉时,它对常识的冲击要小一些,因此在古代世界,也就更好接受一些。但是它被运用于诸如公正、信仰这些道德问题时,争论就大了。普罗塔哥拉是将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各个方面的哲学家。例如关于公正,他说:“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城邦来说,无论实践什么样的行为,只要在城邦看来是正确的和值得赞许并仍在坚持的,这些行为就应当是正确和值得赞许的。”^⑦“不论每个城邦断定什么东西是正当的、好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对它就是正当的,好的,只要它还持有这样的观点。”^⑧这种相对

①转引自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117.

②Empiricus, Sextus. *Against the Schoolmasters*, VII 60, in Rosamond Kent Sprague ed. *The Older Sophists*,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18.

③Schiappa, Edward,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p.119. 夏帕用一整章的篇幅,对这句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④Zilioli, Ugo. *Protagora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sm: Plato's Subtlest Enem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7.

⑤Plutarch, Pericles 36, in Rosamond Kent Sprague ed. *The Older Sophists*,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9.

⑥柏拉图:《普罗塔哥拉》(334a-c)。加加林认为,这段可能是直接引自普罗塔哥拉的原文。Michael Gagarin, *Plato and Protagoras*, Ph. Diss, Yale University, 1968, pp.97-98.

⑦柏拉图:《泰阿泰德》,167c。关于普罗塔哥拉中的神话与伦理相对主义,见Taylor, C. C. W., *Protagoras*, Oxford, 199, p.101; Kerferd, G.B. "Plato's Account of the Relativism of Protagoras",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42, 1949, 20-26; Vlastos, G. *Introduction to Plato's Protagoras*,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6, xx-xxiv; Chappell, T. *Reading Plato's Theaetetu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5, p.120.

⑧《泰阿泰德》167c4-5。

化的考察,也被运用于论神: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神,也可能有不同的崇拜方式。普罗塔哥拉作为云游各地的人,做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可的崇拜方式,有不同的神的观察,是有可能的。他的同时代人希罗多德对埃及和波斯的信仰方式,就有类似的观察。

普罗塔哥拉的相对性学说是在批评与综合自然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基础上,对希腊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回应。策勒尔认为,智者代表希腊哲学的主观学派,而这个学派似乎与前期的自然哲学脱离了关系^①。实际上,作为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继承了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对存在与真理的探讨,但把这些探讨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普罗塔哥拉的母邦在靠近小亚的色雷斯,而这些地方正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诞生地。自然哲学家从自然的存在物出发,推测它的构成成分,把存在物还原为一些基质或不变的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行测量。然而,对自然物的描述或构造,都是以感觉材料,或感观报道为基础的。世界或自然界的构成(Physis)问题被转变为知识问题;或者说,存在论问题只是另一个角度的知识论问题。基质或元素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只是在感觉报道基础上推论出来的。爱利亚学派在米利都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与意见区分的主张。那些与客观世界相符的感官报道以及判断,是知识(epistemes),而与之不符的报道以及判断,便是意见(doxa)。知识和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来自希腊本土东面的自然哲学家的看法,被智者(包括伊索格拉底)继承了;来自希腊本土西面的爱利亚学派的看法,则被苏格拉底—柏拉图继承了。

普罗塔哥拉不同意爱利亚学派的想法。在他看来,没有哪种主张、看法、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自己的感觉与信念的唯一判定者;感觉或信念总是相对于某个个体的,它们对他而言是真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真的;并没有绝对的、所有人、任何论辩各方普遍接受的真理或真相。所谓知识和意见,不过是信念而已。真相,或真实发生的事物,是需要观察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建构,并以此来说服另一方或第三方的。这是一个把社会的或交往的因素加入进来的过程。因此,在普罗塔哥拉看来,自然哲学和爱利亚学派,省去了复杂的中介,走向了还原或简单化的路径。真相或真实存在是一个可能的事态。感觉的个人特性并不在于事物有不同的面相或特征,不同的认知者各自发现不同的特征且事物的真实需要将这些特征进行叠加才能产生;而宁可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客观的存在物,只有被感知的存在物——存在只是被感知。

普罗塔哥拉和自然哲学家一样,似乎从常识开始: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似乎有不同的感受与报道,这显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每日每时都被证实或体验到的事实。但普罗塔哥拉似乎把这个常识推向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并没有固定存在在那里的、等待发现的、作为标准与验证的事物或特征;客观性并不存在,并不是事物是 $a+b+c+\dots$,而你看到了 a ,我看到了 b ,他看到了 c ,而 $a+b+c$ =客体,而是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 a ,对于他来说,事物就是 c 。当我们把目光从知识转移到诸如政策方面时,情况更加如此。普罗塔哥拉把存在—知识问题导向了公共生活问题。

Protagoras and the Beginning of Greek Rhetoric

HU Chuan-sheng^{1,2}

(1.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2.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China)

Abstract: Rhetorical skills are citizens' skills associated with Athens politic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Sophists, Protagoras opened up Rhetoric education, expounded the important hypothesis of Rhetoric, that is, the discourse of opposition and the strong and weak logos. His relativism was related to his rhetoric practice, and w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absorption of the early Greek ideological movement,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d Greek social life.

Key words: Protagoras; Rhetoric; Athens's political lif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